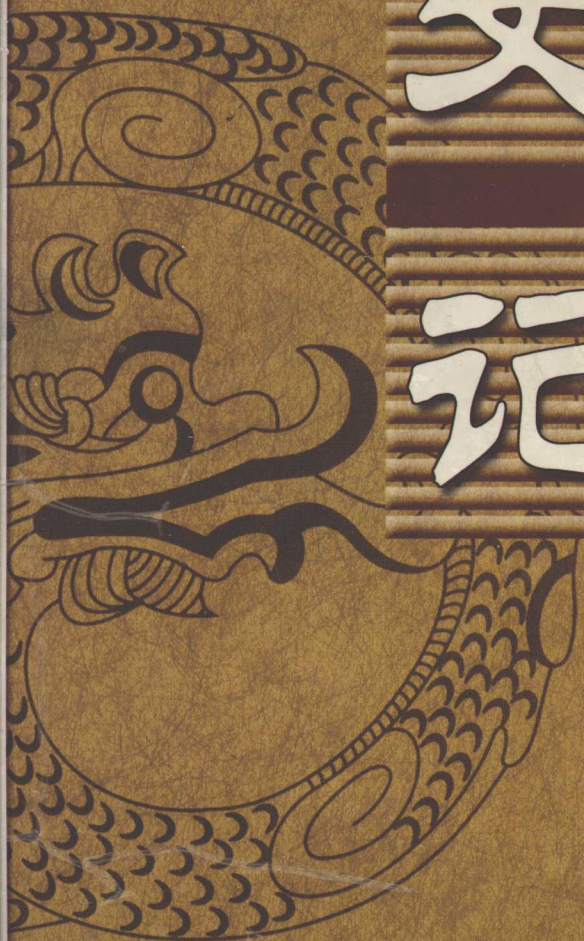


史记



◎ 远方出版社

文白对照配图版

史記

第二部

原 著 西汉·司马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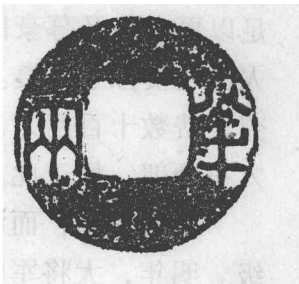
主 编 郑福田

远 方 出 版 社

卷三〇 书第八

平 准

汉兴，接秦之弊，丈夫从军旅，老弱转粮饷，作业剧而财匮，自天子不能具钩驷，而将相或乘牛车，齐民无藏盖。于是为秦钱重难用，更令民铸钱，一黄金一斤，约法省禁。而不轨逐利之民，蓄积余业以稽市物，物踊腾贵，米至石万钱，马一匹则百金。



秦半两钱

天下已平，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，重租税以困辱之。孝惠、高后时，为天下初定，复弛商贾之律。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。量吏禄，度官用，以赋于民。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，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，皆各为私奉养焉，不领于天下之经费。漕转山东粟，以给中都官，岁不过数十万石。

至孝文时，荚钱益多，轻，乃更铸四铢钱，其文为“半两”，令民纵得自铸钱。故吴，诸侯也，以即山铸钱，富埒天子，其后卒以叛逆。邓通，大夫也，以铸钱财过王者。故吴、邓氏钱布天下，而铸钱之禁生焉。

匈奴数侵盗北边，屯戍者多，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。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，爵得至大庶长。

孝景时，上郡以西旱，亦复修卖爵令，而贱其价以招民；及徒复作，得输粟县官以除罪。益造苑马以广用，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矣。

至今上即位数岁，汉兴七十余年之间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。都鄙廩庾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，而乘字牝者俟而不得聚会。守闾阎者食粱肉，为吏者长子孙，居官者以为姓号。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，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。当此之时，网疏而民富，役财骄溢，或至兼并豪党之徒，以武断于乡曲。宗室有土公卿

大夫以下，争于奢侈，室庐舆服僭于上，无限度。物盛而衰，固其变也。

自是之后，严助、朱买臣等招来东瓯，事两越，江、淮之间萧然烦费矣。唐蒙、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，凿山通道千余里，以广巴蜀，巴蜀之民罢焉。彭吴贾灭朝鲜，置沧海之郡，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。及王恢设谋马邑，匈奴绝和亲，侵扰北边，兵连而不解，天下苦其劳，而干戈日滋。行者赍，居者送，中外骚扰而相奉，百姓玩弊以巧法，财赂衰耗而不贍。入物者补官，出货者除罪，选举陵迟，廉耻相冒，武力进用，法严令具。兴利之臣自此始也。

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，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，筑朔方。当是时，汉通西南夷道，作者数万人，千里负担馈粮，率十余钟致一石，散币于邛笮以集之。数岁道不通，蛮夷因以数攻，吏发兵诛之。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，乃募豪民田南夷，入粟县官，而内受钱于都内。东至沧海之郡，人徒之费拟于南夷。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，转漕甚辽远，自山东咸被其劳，费数十百巨万，府库益虚。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，为郎增秩，及入羊为郎，始于此。

其后四年，而汉遣大将来六将军，军十余万，击右贤王，获首虏万五千级。明年，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，得首虏万九千级。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，虏数万人皆得厚赏，衣食仰给县官；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，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。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，赋税既竭，犹不足以奉战士。有司言：“天子曰‘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，禹、汤之法不同道而王，所由殊路，而建德一也。北边未安，朕甚悼之。日者，大将军攻匈奴，斩首虏万九千级，留蹏无所食。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’。请置赏官，命曰武功爵。级十七万，凡值三十余万金。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，先除；千夫如五大夫，其有罪又减二等；爵得至乐卿。以显军功。”军功多用越等，大者封侯卿大夫，小者郎吏。吏道杂而多端，则官职耗废。

自公孙弘以《春秋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，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，于是见知之法生，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。其明年，淮南、衡山、江都王谋反迹见，而公卿寻端治之，竟其党与，而坐死者数万人，长史益惨急而法令明察。

当是之时，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，或至公卿大夫。公孙弘以汉相，布被，食不重味，为天下先。然无益于俗，稍骛于功利矣。

其明年，骠骑仍再出击胡，获首四万。其秋，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，于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。既至，受赏，赐及有功之士。是岁费凡百余巨万。

初，先是往十余岁河决观，梁、楚之地固已数困，而缘河之郡堤塞河，

辄决坏，费不可胜计。其后番係欲省底柱之漕，穿汾、河渠以为溉田，作者数万人；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，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，作者数万人；朔方亦穿渠，作者数万人；各历二三期，功未就，费亦各巨万十数。

天子为伐胡，盛养马，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，卒牵掌者关中不足，乃调旁近郡。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，县官不给，天子乃损膳，解乘舆驷，出御府禁藏以贍之。

其明年，山东被水灾，民多饥乏，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廩以赈贫民。犹不足，又募豪富人相贷假。尚不能相救，乃徙贫民于关以西，乃充朔方以南新秦中，七十余万口，衣食皆仰给县官。数岁，假予产业，使者分部护之，冠盖相望。其费以亿计，不可胜数。于是县官大空。

而富商大贾或酈财役贫，转毂百数，废居居邑，封君皆低首仰给。冶铸煮盐，财或累万金，而不佐国家之急，黎民重困。于是天子与公卿议，更钱造币以贍用，而摧浮淫并兼之徒。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。自孝文更造四铢钱，至是岁四十余年，从建元以来，用少，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，民亦间盗铸钱，不可胜数。钱益多而轻，物益少而贵。有司言曰：“古者皮币，诸侯以聘享。金有三等，黄金为上，白金为中，赤金为下。今半两钱法重四铢，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镕，钱益轻薄而物贵，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。”乃以白鹿皮方尺，缘以藻绩，为皮币，直四十万。王侯宗室朝觐聘享，必以皮币荐璧，然后得行。

又造银锡为白金，以为天用莫如龙，地用莫如马，才用莫如龟，故白金三品：其一曰重八两，圜之，其文龙，名曰“白选”，直三千；二曰重差小，方之，其文马，直五百；三曰复小，椭之，其文龟，直三百。令县官销半两钱，更铸三铢钱，文如其重；盗铸诸金钱罪皆死。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。

于是以东郭咸阳、孔仅为大农丞，领盐铁事；桑弘羊以计算用事，侍中。咸阳，齐之大煮盐；孔仅，南阳大冶，皆致生累千金，故郑当时进言之。弘羊，洛阳贾人子，以心计，年十三侍中。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。

法既益严，吏多废免。兵革数动，民多买复及五大夫，征发之士益鲜。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，不欲者出马。故吏皆（通）谿令伐棘上林，作昆明池。

其明年，大将军、骠骑大出击胡，得首虏八九万级，赏赐五十万金，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，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。是时财匱，战士颇不得禄矣。

有司言三铢钱轻，易奸诈，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，周郭其下，令不可磨取镕焉。

大农上盐铁丞孔仅、咸阳言：“山海，天地之藏也，皆宜属少府，陛下不私，以属大农佐赋。愿募民自给费，因官器作煮盐，官与牢盆。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，以致富羨，役利细民。其沮事之议，不可胜听。敢私铸铁器煮盐者，钦左趾，没入其器物。郡不出铁者，置小铁官，便属在所县。”使孔仅、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，作官府，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。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。

商贾以币之变，多积货逐利。于是公卿言：“郡国颇被灾害，贫民无产业者，募徙广饶之地。陛下损膳省用，出禁钱以振元元，宽贷赋，而民不齐出于南亩，商贾滋众。贫者畜积无有，皆仰县官。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，请算如故。诸贾人末作贵货买，居邑稽诸物，及商以取利者，虽无市籍，各以其物自占，率缗钱二千而一算。诸作有租及铸，率缗钱四千一算。非吏比者三老、北边骑士，轺车以一算；商贾人轺车二算；船五丈以上一算。匿不自占，占不悉，戍边一岁，没入缗钱。有能告者，以其半界之。贾人有市籍者，及其家属，皆无得籍名田，以便农。敢犯令，没入田、僮。”

天子乃思卜式之言，召拜式为中郎，爵左庶长，赐田十顷，布告天下，使明知之。



卜式《博古叶子》

初，卜式者，河南人也，以田畜为事，亲死，式有少弟，弟壮，式脱身出分，独取畜羊百余，田宅财物尽予弟。式入山牧十余岁，羊致千余头，买田宅。而其弟尽破其业，式辄复分子弟者数矣。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，卜式上书，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。天子使使问式：“欲官乎？”式曰：“臣少牧，不习仕宦，不愿也。”使问曰：“家岂有冤，欲言事乎？”式曰：“臣生与人无分争。式邑人贫者贷之，不善者教顺之，所居人皆从式，式何故见冤于人！无所欲言也。”使者曰：“苟如此，子何欲而然？”式曰：“天子诛匈奴，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，有财者宜输委，如此而匈奴可灭也。”使者具其言人以闻。天子以语丞相弘。弘曰：“此非人情。不轨之臣，不可以为化而乱法，愿陛下勿许。”于是上久不报式，数岁，乃罢式。式归，复田牧。岁余，会军数出，浑邪王等降，县官费众，仓府空。其明年，贫民大徙，皆仰给县官，无以尽贍。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

南守，以给徙民。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，天子见卜式名，识之，曰：“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。”乃赐式外徭四百人，式又尽复予县官。是时富豪皆争匿财，唯式尤欲输之助费。天子于是以式终长者，故尊显以风百姓。

初，式不愿为郎，上曰：“吾有羊上林中，欲令子牧之。”式乃拜为郎，布衣赆而牧羊。岁余，羊肥息。上过，见其羊，善之。式曰：“非独羊也，治民亦犹是也。以时起居，恶者辄斥去，毋令败群。”上以式为奇，拜为缙氏令试之，缙氏便之。迁为成皋令，将漕最。上以为式朴忠，拜为齐王太傅。

而孔仅之使天下铸作器，三年中拜为大农，列于九卿。而桑弘羊为大农丞，管诸会计事，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。

始令吏得人谷补官，郎至六百石。

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。其不发觉相杀者，不可胜计。赦自出者百余万人。然不能半自出，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。犯者众，吏不能尽诛取，于是遣博士褚大、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，举兼并之徒守相为（吏）〔利〕者。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，减宣、杜周等为中丞，义纵、尹齐、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，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矣。

而大农颜异诛。初，异为济南亭长，以廉直稍迁至九卿。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，问异，异曰：“今王侯朝驾以苍璧，直数千，而其皮荐反四十万，本末不相称。”天子不说。张汤又与异有隙，及人有告异以它议，事下张汤治异，异与客语，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，异不应，微反唇。汤奏异当，九卿见令不便，不入言而腹诽，论死。自是之后，有腹诽之法（以此）〔比〕，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。

天子既下缙钱令而尊卜式，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，于是杨可告缙钱纵矣。

郡国多奸铸钱，钱多轻，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，一当五，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。白金稍贱，民不宝用，县官以令禁之，无益。岁余，白金终废不行。

是岁也，张汤死，而民不思。

其后二岁，赤侧钱贱，民巧法用之，不便，又废。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，专令上林三官铸。钱既多，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，输其铜三官。而民之铸钱益少，计其费不能相当，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。

卜式相齐，而杨可告缙遍天下，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。杜周治之，狱少

反者。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，即治郡国缗钱，得民财物以亿计，奴婢以千万数，田大县数百顷，小县百余顷，宅亦如之。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，民偷甘食好衣，不事畜藏之产业，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，用益饶矣。益广关，置左右辅。

初，大农管盐铁官布多，置水衡，欲以主盐铁；及杨可告缗钱，上林财物众，乃令水衡主上林。上林既充满，益广。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。（逐）〔遂〕乃大修昆明池，列观环之。治楼船，高十余丈，旗帜加其上，甚壮，于是天子感之，乃作柏梁台，高数十丈。宫室之修，由此日丽。



铁官印

乃分缗钱诸官，而水衡、少府、大农、太仆各置农官，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。其没入奴婢，分诸苑养狗马禽兽，及与诸官。诸官益（新）〔杂〕置多，徒奴婢众，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，及官自籴乃足。

所忠言：“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，弋猎博戏，乱齐民。”乃征诸犯令，相引数千人，命曰“株送徒”。入财者得补郎，郎选衰矣。

是时山东被河灾，及岁不登数年，人或相食，方一二千里。天子怜之，诏曰：“江南火耕水耨，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，欲留，（之）〔留〕处。”遣使冠盖相属于道，护之，下巴蜀粟以赈之。

其明年，天子始巡郡国。东度河，河东守不意行至，不办，自杀。行西逾陇，陇西守以行往卒，天子从官不得食，陇西守自杀。于是上北出萧关，从数万骑，猎新秦中，以勒边兵而归。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，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，而令民得畜牧边县，官假马母，三岁而归，及息什一，以除告缗，用充仞新秦中。

既得宝鼎，立后土、太一祠，公卿议封禅事，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，缮故宫，及当驰道县，县治官储，设供具，而望以待幸。

其明年，南越反，西羌侵边为桀。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，赦天下，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，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。初置张掖、酒泉郡，而上郡、朔方、西河、河西开田官，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。中国缮道馈粮，远者三千，近者千余里，皆仰给大农。边兵不足，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。车骑马乏绝，县官钱少，买马难得，乃著令，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，以差出牝马天下亭，亭有畜牝马，岁课息。

齐相卜式上书曰：“臣闻主忧臣辱。南越反，臣愿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。”天子下诏曰：“卜式虽躬耕牧，不以为利，有余辄助县官之用。今天下

不幸有急，而式奋愿父子死之，虽未战，可谓义形于内。赐爵关内侯，金六十斤，田十顷。”布告天下，天下莫应。列侯以百数，皆莫求从军击羌、越。至酎，少府省金，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。乃拜式为御史大夫。

式既在位，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，铁器苦恶，贾贵，或强令民卖买之。而船有算，商者才，物贵，乃因孔仅言船算事。上由是不悦卜式。

汉连兵三岁，诛羌，灭南越。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，且以其故俗治，毋赋税。南阳、汉中以往郡，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，传车马被具。而初郡时时小反，杀吏，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，间岁万余人，费皆仰给大农。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，故能赡之。然后所过县，为以訾给，毋乏而已，不敢言擅赋法矣。

其明年，元封元年，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。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，领大农，尽代仅管天下盐铁。弘羊以诸官各自市，相与争，物故腾跃，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，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，分部主郡国。各往，往县置均输盐铁官，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，而相灌输。置平准于京师，都受天下委输。召工官治车诸器，皆仰给大农。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，贵即卖之，贱则买之。如此，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，则反本，而万物不得腾踊。故抑天下物，名曰“平准”。天子以为然，许之。于是天子北至朔方，东到太山，巡海上，并北边以归。所过赏赐，用帛百余万匹，钱金以巨万计，皆取足大农。

弘羊又请令吏得人粟补官，及罪人赎罪。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，以复终身，不告缗。他郡国各输急处，而诸农各致粟，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。一岁之中，太仓、甘泉仓满。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。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。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，黄金再百斤焉。

是岁小旱，上令官求雨。卜式言曰：“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，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，贩物求利。亨弘羊，天乃雨。”

太史公曰：农工商交易之路通，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，所从来久远。自高辛氏之前尚矣，靡得而记云。故《书》道唐虞之际，《诗》述殷周之世，安宁则长庠序，先本绌末，以礼义防于利。事变多故而亦反是。是以物盛则衰，时极而转，一质一文，终始之变也。《禹贡》九州，各因其土地所宜，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。汤、武承弊易变，使民不倦，各兢兢所以为治，而稍陵迟衰微。齐桓公用管仲之谋，通轻重之权，徼山海之业，以朝诸侯，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。魏用李克，尽地力，为强君。自是之后，天下争于战国，贵诈力而贱仁义，先富有而后推让。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，而贫者或不厌糟糠；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，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。以至于

秦，卒并海内。虞、夏之币，金为三品：或黄，或白，或赤。或钱、或布、或刀、或龟贝。及至秦，中一国之币为（三）〔二〕等，黄金以溢名，为上币；铜钱识曰半两，重如其文，为下币。而珠玉、龟贝、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，不为币。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。于是外攘夷狄，内兴功业，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，女子纺绩不足衣服。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，犹自以为不足也。无异故云，事势之流，相激使然，曷足怪焉？

【译文】

汉朝建立，承接秦朝的弊端，成年男子从军打仗，老弱之人转运粮饷，事务繁重而财用匮乏，连天子乘车也没有四匹颜色相同的马，而将相有的还乘牛车，平民百姓也没有任何积蓄。于是因为秦朝的钱币太重难以使用，改令民间铸造榆荚钱，一方寸黄金为一斤，简约法律减省禁令。然而不法逐利的人，囤积货物来考校市场物价，贱买贵卖，使得物价粮价飞涨，米价达到每石一万钱，一匹马则要卖一百金。

天下平定以后，高祖就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织的衣服、不准乘车，又加重租税来困压和羞辱他们。孝惠帝、高后时期，因为天下刚刚平定，重新放松对商人的禁令。但市井商人的子孙仍然不能当官做吏。衡量官吏的俸禄，计算官府的费用，以此向人民征收赋税。而山川、园池、市井的租税收入，从天子到封君汤沐邑内的，都各自作为他们私家的供养费用，不归入国家的官方费用。水陆转运崤山以东的粮食，用来供给京城官府使用，每年不超过几十万石。

到孝文帝时，榆荚钱越来越多，份量很轻，于是改铸四铢钱，上面标有“半两”的字样，让民间可以随便私自铸钱。所以吴国，只是一个诸侯国，因为靠着铜山铸钱，富得可以跟天子相比，以后终于因此而发动叛乱。邓通，只不过是个人大夫，因为铸钱，财富超过诸侯王。所以吴国和邓通所铸的钱币布满天下，因而产生了禁止私人铸钱的法令。

匈奴多次侵犯掠夺北方边境，屯戍的士兵很多，边地的粮食不足以供应当食用的人。于是招募百姓中能够捐献和运输粮食的人，授予他们爵位，授爵可以到大庶长。

孝景帝的时候，上郡以西发生旱灾，也重新修订颁布卖爵令，并且降低爵位的价格来招徕人；至于囚徒在监外服劳役的人，可以通过向官府交纳粮食来赎罪。进一步增修牧场养马以扩大用途，而宫室列观车舆也增修得越来越多了。

到当今皇上即位几年之后，汉朝建立以来的七十余年间，国家太平无

事，如果不遇上水旱灾害，老百姓就能自给自足。都城和边邑的粮仓都装满了，府库也剩余大量的钱财。京师的钱币积累到巨万，穿钱的绳子腐烂了，钱多得无法统计。太仓的粮食年年堆积，满得露出仓外，以至腐烂而不能食用。普通百姓的大街小巷都有马，田野之间成群结队，骑母马的人被排斥在外不得参加聚会。看门的人都吃细粮肉食，当官的人，子孙长大了都可以继续做官，身居官位的人用官名做自己的姓氏名号。所以人人都很珍惜自己，不轻易触犯法律，争先行义做好事而鄙弃那些可耻的勾当。在这个时候，法网宽松而人民富裕，倚仗钱财骄奢放纵，有的甚至成为豪强兼并、为非作歹的恶徒，倚仗势力在乡里独断专行。宗室、诸侯、公卿大夫以下，争着比谁奢侈，居室、车服超过了上级的规格，没有限度。事物达到鼎盛后就会走向衰败，这是必然的变化规律啊。

从此以后，严助、朱买臣等人招抚东瓬，发动对南越和闽越的进攻，江、淮之间就萧条颓废了。唐蒙、司马相如开拓西南夷，开山通道一千多里，用来扩展巴、蜀的疆土，巴蜀地区的百姓就疲惫不堪了。彭吴打开通道、攻灭朝鲜，设置沧海郡，于是燕齐一带就纷纷全被发动起来。等到王恢设计谋取马邑，匈奴断绝和亲，侵扰北方边境，战事连续不断，天下百姓痛苦辛劳，而战争却日益扩大。行军出征的人携带干粮，留守居住的人运送，内外骚扰供应军需，百姓穷困疲弊只好偷空子躲避，钱财货物耗尽仍不能满足供应。捐献财物的人可以补充官员名额，出钱的人可以免除罪过，选举制度渐渐废弃毁坏，廉耻之心荡然无存，有强权的人得到进用，法令苛严无所不止。兴事谋利的大臣从此就出现了。

此后汉朝将领每年都率领几万骑兵出击攻打匈奴，等到车骑将军卫青夺取被匈奴强占的黄河以南地区，才修筑了朔方郡城。在这个时候，汉朝开辟通往西南夷的道路，参加劳作的有几万人，经过千里挑担运粮，大致十多种粮食等运到时只剩下一石，就散发钱币在邛僰一带征集粮食。经过几年道路还没有修通，蛮夷部族趁机多次进攻，官府发兵诛杀他们。用整个巴蜀地区的租税也不足以供给这些费用，于是招募强豪之民去南夷开垦田地，所收粮食交给官府，在内地向京师内府支取粮款。向东到达沧海郡，人工费用跟南夷地区差不多。又征发十几万人修建工事保卫朔方郡，辗转漕运十分遥远，从崤山以东地区都遭受劳苦，费用多达几十亿上百亿，府库更加空虚。于是招募百姓中能纳入奴婢的可以终身免除劳役，是郎官的可以增加品级，以及交纳羊的可以做郎官，都是从这时候开始的。

这以后的第四年，汉朝派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，带兵十几万，攻打匈奴右贤王，斩获敌人首级一万五千级。第二年，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

又再次出击匈奴，斩获敌人首级一万九千级。捕获和斩杀敌人的士兵接受赏赐的黄金达到二十多万斤，被俘虏的几万敌军也都得到丰厚的赏赐，衣食都由官府供给；汉军兵、马死亡的有十几万，兵器、盔甲的财用和车转水运的费用还没算在内。于是大农奏言国库所藏的钱币已经耗光，赋税收入也已枯竭，连供应战士需要的都不够。有关官员说：“天子说‘我听说五帝的政教不相重复却都能达到大治，禹、汤的法度不相同而都能称王天下，他们所经由的道路不同，但建立的功德是一样的。北方边境不得安宁，我对此十分伤痛。前一阵子，大将军攻打匈奴，斩获敌首一万九千级，但军队留滞无粮可食。建议命令百姓可以出钱粮买爵位和赎被囚禁的人并减免罪行’。请求设置用来赏赐的官爵，命名为武功爵。每级的价格为十七万，共值三十多万金。那些买武功爵第五级官首的可试用为候补官吏，优先任用；千夫相当于五大夫；有罪的人可以减轻二等刑罚；爵位可以买到乐卿。以显扬有军功的人。”军功大多因此而超越等级，功大的封为侯或卿大夫，功小的也封为郎吏。做官的途径杂乱繁多，官职也就荒废了。

自从公孙弘用《春秋》的义理约束臣僚而取得丞相的职位，张汤用严厉的法律条文来决断狱讼而担任廷尉，于是就产生了“见知而不举报”的法令，而对于破坏、阻挠、败坏、诽谤法令的案件加以刨根究底的情况就多了起来。第二年，淮南王、衡山王、江都王谋反的迹象被发现，公卿们寻找借口穷究追治，统统挖出他们的党羽，因为有罪受牵连而被处死的有几万人，主管官吏更加残酷苛严，法令更加明确详察。

在这个时候，招集并尊崇贤良方正而有文学才能的人士，有的做到了公卿大夫。公孙弘以丞相的身份，盖着粗布被子，饮食十分简单，想以此表率天下。然而对于扭转世俗风气没起到什么作用，人们渐渐都致力于追逐功利了。

第二年，骠骑将军霍去病又再次出兵攻打匈奴，斩获敌首四万级。这年秋天，浑邪王率几万人前来投降，于是汉朝出动二万辆车迎接他们。到达以后，受到赏赐，赏赐遍及有功的将士。这一年的耗费共达一百多亿。

起初，在此以前的十多年，黄河在观县决口，梁、楚一带的土地本来已经多次受到困扰，沿河各郡筑堤堵塞河水，刚修好就被冲坏，所花费用不可胜数。此后番系想减省砥柱的漕运，开通汾火、黄可的水渠用来灌溉田地。参加劳作的有几万人；郑当时因为渭水的漕运渠道迂回遥远，就从长安到华阴开凿直渠，参加劳作的有几万人；朔方郡也开挖渠道，参加劳作的有几万人；这些工程都经历了两三年，还没有成功，费用也各达十多亿。

天子为了攻打匈奴，大力养马，带到长安来饲养的马有几万匹，最后关

中的马卒不够，就从邻近的郡县征调。而投降汉朝的匈奴人的衣食全都要靠官府，官府供应不上，天子就减损膳食，解下乘舆上的马匹，将御府的储蓄拿出来供养他们。

第二年，山东地区遭受水灾，老百姓大多饥困交加，于是天子派遣使者掏空郡国仓库的粮食来赈济贫民。还是不够，又招募征集富户人家的粮食借给贫民。仍然解救不了他们，就把受灾的贫民迁移到函谷关以西地区，并且充实朔方郡以南的新秦中地区，共有七十多万人，衣食全靠官府。几年之内，借给他们土地产业，派使者将他们分成几部加以管理和保护，这样的使者往来不断。费用以亿计算，多得数不清。于是国库大为空虚。

然而富商大贾有的囤积钱财奴役贫民，转运财物的车辆数以百计，买贱卖贵，囤积居奇，连天子分封的诸侯都得低头仰赖他们供应。冶铸钱币、煮盐获利，财产有的累积万金，却不用来帮助国家的急需，黎民百姓更加穷困。于是天子与公卿们商议，改用新钱重造货币来供给需用，并以此打击巧取豪夺、骄奢放纵的兼并之徒。这时禁苑里面有白鹿，少府里面有很多银锡。自从孝文帝改铸四铢钱，到今年四十多年，从建元年间以来，用度不足，官府往往靠近多铜的矿山铸钱，民间也偷偷地铸钱造币，多得无法计算。钱币越来越多、越来越贬值，而物资却越来越少、越来越贵。有关官员说：“古代的皮币，是诸侯用来聘问和献享的。金有三个等级，黄金为上等，白金为中等，赤金为下等。如今半两钱的法定重量是四铢，而有的奸商却偷偷打磨钱背，用打磨下来的铜屑重新熔化铸成钱币，这样钱更加轻薄而物价越来越贵，而且远方地区使用钱币也很麻烦、很不经济。”于是用白鹿皮一尺见方，边上绣上水草图案，做成皮币，价值四十万。王侯宗室朝见天子敬献贡礼时，必须用皮币垫着玉璧献上，然后才能举行礼仪。

又反银锡冶铸成白金，认为天上用的没有什么比得上龙，地上用的没有什么比得上马，人间用的没有什么比得上龟，所以把白金分为三等：第一等重八两，呈圆形，图案是龙，名叫“白选”，价值三千；第二等重量略小一些，呈方形，图案是马，价值五百；第三等重量更轻，呈椭圆形，图案是龟，价值三百。命令官府销毁半两钱，改铸三铢钱，钱上的文字跟它的重量相符：私有盗铸各种金钱币的，一律判罪处死。然而官吏和百姓盗铸白金钱币的多得无法计算。

于是任命东郭咸阳、孔仅为大农丞，主管盐铁事务；桑弘羊因善于理财而受到任用，担任侍中。东郭咸阳，是齐地最大的煮盐商；孔仅，是南阳最大的冶铁商，都因为善于生财而累积千金，所以郑当时向皇上进言推荐他们。桑弘羊，是洛阳商人的儿子，因为工于心计，十三岁就做了侍中。所以

三个人谈起生财的事来能够精细到毫末。

法令于是更加严苛，许多官吏被废除罢免。战争发动多次，百姓大多出钱以求免除劳役，爵位买到五大夫，能征调的士卒越来越少。于是任用千夫、五大夫爵位的人为史，不愿意的人出纳马匹顶替。从前的官吏都被贬谪，让他们去上林苑砍伐荆棘，修建昆明池。

第二年，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大举出兵进攻匈奴，斩获敌首八九万级，赏赐达五十万金，汉军马匹死亡的有十多万匹，水陆转运和兵车甲冑的费用还不算在内。这时财政极端匮乏，作战的士卒有许多人拿不到俸禄。

有关官员说三铢钱重量轻，容易被伪造，于是请求命令各郡国改铸五铢钱，钱币的四周外沿有一道边，使人无法再磨取铜屑、熔铸成钱币。

大农呈上盐铁丞孔仅、东郭咸阳的建议说：“山海，是天地的宝藏，都应该归属少府，陛下不谋求私利，把它交给大农用来补充赋税收入。希望招募百姓自己出费用，用公官的器具煮盐，由官府提供粮食和煮盐用的盆。不劳而获的商人和诸侯贵族企图独占山海资源，来达到富裕，奴役和指使小民。他们阻挠盐铁官营的议论，多得听不过来。胆敢私自铸造铁器和煮盐的，钳左脚，没收他们的器用物品。不出产铁的各郡，设置小铁官冶炼废铁，归所在的县管理。”派孔仅、东郭咸阳乘坐传车视察天下的盐铁业，设置官府，任用以前靠冶铁煮盐致富的人为官吏。当官的途径更加混杂而毫无选择，有许多商人混入其中。

商人们趁币制改革的机会，囤积大量货物来牟取暴利。于是公卿们上言：“郡国经常遭受严重灾害，贫苦百姓没有产业的，将他们招募迁移到广阔富饶的地方。陛下减损膳食节省费用，拿出内府的钱来赈济天下百姓，放宽借贷利息和赋税数额，然而百姓并不全部务农从事生产，商人却越来越多。贫困的人毫无积蓄，都靠官府供给。过去按轺车数量和商人缗钱的数量征税，都有一定的等差，请求像以前一样按数收税。那些从事末业、賒货买卖、囤积物资的坐地商人，以及谋取钱利的行商，即使没有被登记市籍，都应根据各自的货物自己估价，按缗钱二千征收一算的税钱。各种有租税的行业和从事铸造业的，一律按缗钱四千征收一算的税钱。不能与官吏相比的三老和北部边境的骑士，每辆轺车征收一算税钱；商人每辆轺车征收二算；船只在五丈以上的征收一算。凡是隐藏货物不自己估算，或者估算不详实的，罚戍守边境一年，没收资产。有能告发的，将被告人一半的财产赏给他。有市籍的商人，以及他们的家属，都不得购置田产，以此方便农民。有敢违抗法令的，没收他的田产和僮仆。”

天子于是想起卜式的话，把他召来，任命他为中郎，爵位为左庶长，赐给他十顷田，颁布命令通告天下，让人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件事。

当初、卜式，是河南人，以种田畜牧为业。父亲死后，卜式有个小弟弟，弟弟长大后，卜式脱身与弟弟分家，只拿了畜养的一百多只羊，田宅和财物全部给了弟弟。卜式进山牧羊十多年，羊达到一千多头，置买了田地住宅。而他的弟弟却破败了所有的家产，卜式就又多次把财产分给弟弟。当时汉朝正屡次派遣将领攻打匈奴，卜式上书，愿意把一半的家产献给官府辅助边境需要。天子派使者去问卜式：“想当官吗？”卜式说：“我从小放牧，没学过做官，不想当官。”使者问：“家里是否有冤屈，想要申诉吗？”卜式说：“我生来就跟人没有纷争。我的同乡人贫困的就借贷给他，行为不善的就教导他，在我居住的地方人们都听从我的话，我怎么会被人冤屈呢！没有什么可申诉的。”使者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”卜式说：“天子讨伐匈奴，我认为贤能的人应该在边疆尽忠效命，有财产的人应该捐献给国家，这样匈奴才能被消灭。”使者把他的话都带回朝廷告诉天子。天子又对丞相公孙弘说了。公孙弘说：“这不合乎人的常情。像这样不守常规的人，不可以作为榜样而扰乱正常的法度，希望陛下不要准许他。”于是皇上很久没有答复卜式，过了几年，这件事就作罢了。卜式返回家乡，重新种田放牧。过了一年多，正逢军队多次出击，浑邪王等人投降，官府花费很大，粮仓钱库都空虚了。第二年，贫民大规模迁移，都靠官府供给，无法全部供养。卜式拿着二十万钱给河南郡守，用来供给迁移的贫民。河南郡守上报富人救助穷人的名单，天子看到卜式的名字，记起了他，说：“这就是从前要捐献一半家产资助边防的人。”于是赐给卜式四百人戍边的费用钱，卜式又把钱全部交还给官府。当时富家们都争相隐瞒财产，只有卜式一再要捐献钱财佐助国用。于是天子最终认为卜式是个有德行的长者，所以尊崇并表彰他，以此来教化劝导百姓。

起初，卜式不愿意做郎官，皇上说：“我有羊在上林苑里，想让你去牧养它们。”卜式这才接受郎官之职，穿着布衣草鞋放羊。过了一年多，羊长得很肥壮，繁殖得也很多。皇上路过，看到他放的羊，大为赞赏。卜式说：“不单是牧羊，治理百姓也是这样啊。按时让它们起居，有坏分子就清除掉，不要让它败坏整个群体。”皇上认为卜式是个奇人，任命他为緄氏县令加以试用，緄氏的百姓都感到很便利。调任成皋县令，管理漕运成绩最优。皇上认为卜式质朴忠厚，就任命他为齐王的太傅。

孔仅倡导天下铸造铁器，三年时间就被任命为大农，官至九卿。而桑弘羊担任大农丞，管理各项财政统计事务，逐渐建立起均输制度来使货物流

通。

开始下令吏员可以交纳谷物来补授官职，郎官的交粮数额可多达六百石。

自从铸造白金三铢钱以后的第五年，赦免因为盗铸金钱而被判处死罪的官吏百姓达几十万人。没有发觉而被杀死的，无法统计。赦免自首的人有一百多万。但还有一半的人没有自首，差不多全天下的人都在盗铸金钱啦。犯法的人太多，官吏无法全部捕杀，于是派遣博士褚大、徐偃等人分路巡查各个郡国，检举揭发兼并之徒和郡守国相中非法牟利的人。而御史大夫张汤正倍受尊宠掌握大权，减宣、杜周等人为御史中丞，义纵、尹齐、王温舒等人因为执法严酷苛急而被任命为九卿，而专门纠察办案的直指夏兰之类的人开始出现了。

大农颜异被诛杀。起初，颜异做济南亭长，因为廉明正直而逐渐提升到九卿。皇上和张汤已经制造了白鹿皮币，询问颜异，颜异说：“如今王侯相贺天子用苍璧，价值几千，而用来垫璧的皮币反而价值四十万，本末不相称。”天子不高兴。张汤又与颜异有矛盾，等到有人因其它事情告发颜异，案子交给张汤审理，颜异与客人交谈，客人讲开始颁布的法令有不便利的地方，颜异不回答，只是微微动了动嘴唇。张汤上奏说颜异身为九卿，发现法令有不妥之处，不在朝廷里讲却在肚子里诽谤，论罪应当处死。从此以后，就有了“腹诽”的刑法条文比类处刑，公卿大夫们大多谄媚阿谀来讨好皇上了。

天子颁布缙钱令并且尊崇卜式以后，百姓终究还是不愿分出财产帮助政府，于是鼓励告发商人隐瞒财产的告缙令就大肆流行了。

郡国大都非法盗铸钱币，钱的重量大多很轻，于是公卿请求命令京师铸钟官铸造赤侧钱，一文赤侧钱相当于五文铜钱，交纳赋税的官员不得用赤侧钱以外的钱币。白金渐渐贬值，百姓不重视使用，官府用法令来强迫，也没什么效果。过了一年多，白金钱币终于废除，不再通行。

这年，张汤去世，老百姓并不思念他。

二年以后，赤侧钱贬值，百姓用取巧的办法使用，对官方不利，又废除不用。于是禁止郡国一律不得铸造钱币，专门命令上林三官铸造钱币。钱币已经很多了，就命今天下非三官钱不能使用，各个郡国原先所铸造的钱币全部废除销毁，把铜送交三官。而百姓中铸钱的也越来越少，计算铸钱的费用不合算，只有真正善于铸钱的工匠和大奸商才盗铸这种钱币。

卜式做齐国国相的时候，杨可主持的告缙令颁行天下，中等财产以上的人家大体上都被告发。杜周审理这些案件，很少能够翻案的。于是分派御

史、廷尉、正监分批前往各地，就地处置各郡国隐瞒财产的案件，从民间得到数以亿计的钱财和成千上万的奴婢，田产大县几百顷、小县一百多顷，房宅的数量也有这么多。于是商人中等财产以上的人家大多破产，百姓苟且偷生，吃好的穿好的，不再从事积蓄储藏的产业，而官府因为有盐铁专卖和算缗告缗的收入，财用越来越富足了。进一步扩大关中地区，设置京师左右辅。

起初，大农所辖的盐铁官遍布各地，设置水衡都尉，想用它主管盐铁事务；等到杨可主持告缗钱，上林的钱财物品很多，于是命令水衡都尉主管上林。上林已经装满，就进一步扩大上林的规模。当时南越想跟汉朝用船进行水战。于是大举修建昆明池，四周台观环列。建造楼船，高达十多大，上面插上旗帜，十分壮观。于是天子有感于此，就营建柏梁台，高达几十丈。宫室的修建，从此日益壮丽。

又把缗钱分给各个官署，水衡、少府、大农、太仆都分别设置了农官，常常就地在各郡县组织人到刚没收来的田地上去耕种。没收来的奴婢，分派到各个园圃里去饲养狗马禽兽，以及分派给各个官署使用。各种官署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杂，罪徒奴婢也很多，从黄河漕运来的粮食每年大概有四百万名，还需要各个官署自行购粮才够需用。

所忠说：“世家子弟和富裕人家有的斗鸡走狗跑马，游猎赌博，扰乱平民百姓。”于是征发各个触犯法令的人，相互牵连供出的有几千，取名叫“株送徒”。捐献钱财的人可以补郎官，郎官的选举就败坏了。

这时崤山以东地区遭受黄河水患，整年没有收成已经好几年了，有的甚至人吃人，波及一二千里。天子对此十分怜悯，下诏说：“江南一带烧野草耕地、水浇地种田，让饥民得以迁移到江、淮之间就地耕食，想留下来的人，就让他们留住在那里。”派出去的使者在道路上车盖相望、络绎不绝，护送饥民迁移，运来巴蜀的粮食赈济灾民。

第二年，天子开始巡行天下郡国。向东渡过黄河，河东郡守没想到天子会来，没有办好接待事务，就自杀了。向西巡行越过陇山，陇西郡守因为天子来得仓促，天子的随从官员吃不上饭，陇西郡守也自杀了。于是天子北出萧关，有几万名骑兵跟随，在新秦中打猎，巡视检阅了边防部队后返回。新秦中有的地方千里之内没有哨亭关卡，于是诛杀北地郡守以下官员，又命令百姓可以在边境各县畜养放牧，由官府借给他们母马，三年以后归还，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息，因而废除告缗令，以此来充实新秦中。

得到宝鼎以后，修建后上祠和太一祠，公卿们讨论封禅的事，天下郡国都预先修建道路和桥梁，修缮原有的宫殿，至于沿途各县，每个县都加紧准